

美 在民间

## 海洋银杏

□康乔华

秋天不期而至，灵川海洋乡那一片片银杏林齐刷刷地黄起来，宛如披上金袍一般，醒目而又傲然。尽管这个季节的山峦依然青翠葱郁，但由于银杏林的点染，使得海洋乡显得与众不同。行走在海洋山乡，但见街边或村寨里，成排成排的银杏树英姿飒爽，如兵至城中，满城尽带黄金甲，凛然而威风，壮观又从容，犹如一束强光照亮了偏远的山乡。

一踏进海洋乡，充眼皆是参差错落的银杏树。那些银杏树棵棵树冠硕大，如伞如盖，蓊蓊郁郁。它们在路边，在田埂上，在房前屋后，呈现出让人炫目的金色，把片片山林树海调配得浓艳而又鲜活。同行的朋友说，海洋银杏是桂林的特产，也是山乡人的致富宝藏。据了解，海洋乡现有银杏树百余万株，其中百年以上的就达17000多株。这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

海洋人对银杏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以银杏为生，视银杏为宝，更以银杏为傲。银杏已经成为海洋乡的招牌，是海洋人的名片。眼前那些村寨，白墙灰瓦掩隐

在金黄深处。身置这样的环境里，随便走在哪条路上，都可以看到两旁古老的银杏树，随便进到哪个村子，都可赏到成百上千年的“古巨人”。在这里，银杏树不仅向人们展示着瑰丽的姿色，还默默无声地挂果结子造福村民。

大桐木湾村是海洋银杏的“窗口”之一。许多年前，这里的银杏就已声名远播了。一走进村门，游人就被村子里面那种浓浓的欢乐氛围所感染。村民们“靠树吃树”的旅游开发意识颇为浓厚，他们利用村子里的银杏景观建了农家乐，还在村边摆摊设点售卖自家的土特产和各种特色小吃，喜得那些游客乐不思蜀。在这里，眼目所到之处，尽是大大小小的银杏树，屋院内外落叶缤纷，既像画师尽情挥泼金灿灿的颜料，又像富翁随手撒的枚枚金币。此时，我捡起落在地面的几枚叶片，轻轻抚摸，感觉如丝缎般圆润，于是将其带回，随即夹在书中，让书卷气多些草木气息。

来村里观光的游客可谓络绎不绝，他们有的三五成群在树下流连，有的在游走嬉戏，还有的在金黄的坪地上拍婚纱照，“织绣”爱情憧憬。那些摄影爱好者举着“长枪短炮”，试图把每个金黄瞬间摄进彼此的岁月记忆。我想，这些游客大概也同我一样收获不小吧，不然，脸上就不会如此笑容可掬了。

在海洋山乡，许多银杏树给我留下了一深刻的印象：看陡坡上那排排银杏树根须扎进泥土里，就像在坡地中埋下了水泥地基，让山乡人不用担心高坡的崩塌；一棵树就是一方天地，树的枝条整齐地向四周散伸，形成伞状，一棵棵这样的树组合起来立于村前房后，各举亭亭华盖直像搭起一个穹庐，供乡民们消热解暑躲风避雨；每当风起时，地面上轻微的响声以及杏叶间摩挲时的窃窃私语，仿佛天籁。这些天籁之声，让人心神安宁，心思纯净，心绪平静。

行走在银杏林里，我就感觉到眼前这片金灿灿的黄变得越来越贵重而端庄起来，浓厚的秀韵氛围，时时让人感到震怀入心。我想，要是梵·高看见了，或许也会迷恋这样的黄，就算有他的向日葵，也会为这片

粲然的银杏陶醉。那些被银杏染黄的古民居，一进一进的院落，古朴的深巷子，庭院深深的房屋，还有一个个油漆剥落的门槛，看到这些场景立即会让人想象和领略古人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它们与村子里这片金黄的银杏构成传递秋天的语言，凸显出几分古朴与浪漫。我寻了一个最佳角度，把这片传递秋语的景象摄入了永恒。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银杏树，这山乡人的福树，已经在海洋这块土地上书写出华彩文章，它们与山乡人相携相依，走向永远。

我心怀敬畏地走到一棵古银杏树下，见其树冠遮盖了至少一分多地的山坡，树干虽已空洞，枝叶却依旧茂盛，壮气而精神，丝毫不显衰老。当地老人说这棵银杏树已超过百年，记不清是哪代先人栽植的了。这让我很感叹古银杏树历经百年还依然保持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它或许曾遭受某种重压，或许经历过某种不幸，但依然顽强向上争取阳光和雨露。这不禁让人感悟到我们的人生，一个人只要有这种精神，就没有什么事情干不好的。

我爱你，海洋银杏！

诗 和  
远方

## 漓江情

□柴绍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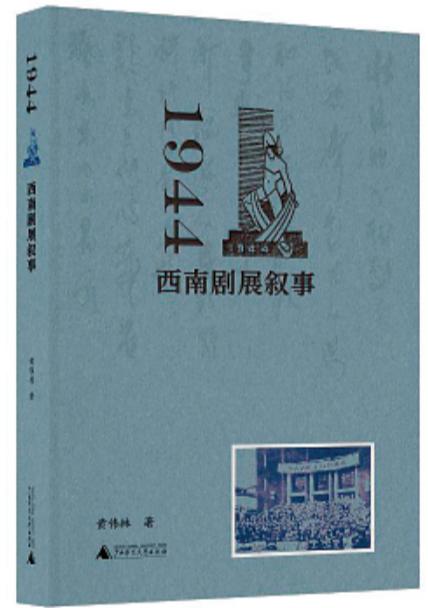
正功一语桂林兴，  
仙境果然不负名。  
堆秀峰林争野立，  
涌碧漓江抱峡亲。  
船从倒影峦头过，  
人在青罗画里行。  
满江游人呼绝胜，  
岸柳渔舟别有情。

星 推荐

## 《1944：西南剧展叙事》出版

## 全面再现桂林抗战戏剧辉煌

□李迪斐



▲《1944：西南剧展叙事》书封

在纪念西南剧展80周年之际，一部全景描绘1944年桂林西南剧展辉煌历程的新书《1944：西南剧展叙事》正式上市。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伟林撰写，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细腻的笔触，在书中为读者揭开了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神秘面纱。

西南剧展，全称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于1944年2月至5月在桂林举办，由田汉、欧阳予倩、瞿白音等文化名人作为鼓舞抗战而发起。这场前所未有的戏剧展览，不仅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座丰碑，更是抗战时期的重要文化阵地。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鼓舞人心，传递抗战信念，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4：西南剧展叙事》一书，从桂林文化背景及当时戏剧生态的描绘入手，追溯了西南剧展的起源与发起人，详细介绍了主办与协办单位的努力与付出。书中详尽描述了剧展的内容与形式，包括剧目安排、表演风格，以及媒体的广泛报道，生动展现了戏剧艺术的多元化发展及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独特力量。

黄伟林在书中不仅深入挖掘了西南剧展的历史价值，还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叙述，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亲身感受戏剧工作者们为抗战胜利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全书语言流畅，结构严谨，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不失可读性和趣味性。

在后记中，黄伟林还分享了自己与西南剧展的不解之缘。从2013年产生举办新西南剧展的想法，到2014年新西南剧展的成功举办，再到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开发，黄伟林始终致力于传承和发扬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优秀文化传统。他通过西南剧展这一个案，窥一斑见全豹，实现了对抗战桂林文化城的整体认识。

近年来，随着“桂林艺术节”的持续成功举办，戏剧界对西南剧展的关注与日俱增。而《1944：西南剧展叙事》一书的出版，无疑为这一热潮增添了新的助力。它不仅为广大学者、戏剧爱好者和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和研究视角，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和西南剧展的窗口，读者们可以在书中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戏剧在抗战中的独特力量，向那些为抗战胜利付出努力和牺牲的戏剧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岁月 年华

## 遥远山村的父亲

□赵丽明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这首《秋词》，通过歌颂秋天的壮美，表达了他的乐观和昂扬奋发的进取精神。这首诗的可贵，在于诗人对秋的感受与众不同。

在这深秋的时节，人也和季节一样，变得多愁善感起来。趁着晴好天气，我便回了一趟三门镇大罗村老家。一来感受秋天的壮美，二来帮母亲摘茶子。因为母亲今年已经86岁了，山里的农活对她来说有点力不从心。虽然茶山只有一小块地，但要把茶子从1米多高的茶树摘下来，也不是一个轻松的活。

母亲说，这茶子树是她和我父亲一起种下的，有父亲的心心血与汗水，不想抛荒。都说少时夫妻老来伴，这时我想，要是父亲还在，母亲也不至于孤孤单单，守望着这个遥远的山村，耕耘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时时盼望着在外工作的儿孙们常回家看看。

我父亲名叫赵元峰，他的一生充满坎坷。饥饿和辛劳伴随着他走过人生的历程。在外人看来，他土得掉渣。奶奶从龙胜嫁到融安板榄乡麻江村，在那里生下了伯父和父亲。父亲在那个山旮旯度过了17年的时光。他曾赴三江高基乡读初中，算是成了山沟里一个有文化的人。后因奶奶与爷爷生活困难等问题产生分歧，生活难以维继，于是奶奶便带着父亲搬回龙胜三门滩底来住，从此母子俩相依为命，开启了充满苦难而又艰辛的人生。

长大后的父亲，追求上进，怀揣梦想。1958年，他有幸到桂林农业合作干校学习。一年后回到滩底大队先后任会计、文书、上跃林场场长。那时，因工作出色、人品端庄被村支书张桂英看中，有意将大女儿许配给他。父母的婚姻就这么定了下来。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没有轰轰烈烈的结婚拜堂仪式，也没有什么彩礼，一切是那样的简单。成家的那天，由舅父舅母带着一只鸡一筒子酒到上才接亲。外公作为亲家头，带着六七个亲戚送亲，一起到家里吃了一顿饭，并住了一个晚上。太公出面招待。因为当时奶奶和父亲没有自己的房子，借居在太公家的厢房。而母亲当时是村团支部书记要参加乡里在大地村召开的青年突击队大会，晚上赶回上才，第二天清晨便去了大地。因此，父亲成亲当天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洞房花烛。原本太奶准备给母亲的红包，也来不及要。七天之后，才正式入住。

从1959年至1981年，父亲先后担任过滩底大队的会计、大罗乡的文书、滩底小学的民办老师。其间，多数时间在黑石岭教学点、上才教学点教书。10年的教书生涯并没有给他带来了转正的机会，而是村里的辞退。理由是认为父亲教书水平不高，影响整个滩底小学的教学质量。而这时的父亲拿出他的底牌，我如果教书不行那就让我儿子来教。于是，当年16岁高中刚毕业的我，替父走上了讲台，来到黑石岭教学点成

为一名民办教师，我的人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离开教师队伍的父亲，把主要精力放在家庭生活的改善上，不辞辛劳，起早贪黑。上世纪80年代，已经分田到户，我们一个六口之家共有20多亩田，全由父母两人耕耘。春种夏收，忙碌不已。最初没有牛犁田，就去烧石灰换工犁田。这烧石灰可是一件轻松的活，要爬三十里的上坡路，到那个叫岩孔的大山里去烧，每一窑可出五六百斤石灰。而把烧好的石灰挑回家，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后来，我家养的牛从一头发展到五六头。春天是要关养的。每天清晨，父母都要出去割牛草来喂养，十分劳累。

冬天，最难干的活是放柴火。记得有一年冬天，父母带着我们兄弟三人到临桂境内的黄沙瑶族乡芋海村放柴火。当时没有公路，只能走水路。天气寒冷，河水冰冷的，把我的双脚冻得通红。就是在这样的气温下，用了两三天的时间，从河里放回了一两百扛的柴火，可供全家一两年的日常生火煮饭用。那时节，因寨子人口众多，基本都要到河的上游去放柴火来烧酒做饭。那些路过的外乡外村人幽默地说，你们村的人真勤快，柴火都是用水洗过的。

在我们三兄弟看来，父亲是勤奋好学多才多艺的。或许是因为生活所迫，也或许是兴趣爱好，他总是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很多也是无师自通。上世纪70年代，他利用到广福顶高山帮队里守苞谷

地、到对门河守红薯地、到白沙坪底守红薯地等住工棚的时间，自学木工活、打背篓、打斗篷；利用劳动空闲织渔网，用自制的渔网到河里打鱼改善生活帮助一家老少度过饥饿年代。

父亲一生又是极其简朴的。他身上没有几件像样的衣裳，劣质的中山装，一双解放鞋。最困难时，三年没有添置衣服。抽的烟是自己种的烟草，用旧纸做成烟卷。在外人看来，土得掉渣。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父亲，却用他博大的胸怀和无私的付出把我们三兄弟养大成人。寨子的人常说，家庭负担那么重还要送三个儿子读书，又看不到未来，不如让他们回家养猪。但是，父亲依然坚持着，因为人没有文化比贫穷更可怕。硬是顶着压力，他让我们三兄弟不仅成人而且成才。在儿子面前，他是勇于担当的父亲；在奶奶那里，他又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奶奶83岁时，得了一场大病。在奶奶卧床不起的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是他端水送饭、倒屎倒尿，尽到一个做儿子的孝顺之心。

回望走过的路，顿生感慨。我从自己一出生的那一天起，个人的命运就与父亲紧密联系在一起。想起父亲，一种敬意油然而生。他用执着与坚韧、勤劳与善良、奉献与回报，感染我、教育我、造就我。虽然父亲已经离世，但是他用自己的言行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人生课，成为催人奋进的不竭动力。

在纪念西南剧展80周年之际，一部全景描绘1944年桂林西南剧展辉煌历程的新书《1944：西南剧展叙事》正式上市。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伟林撰写，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以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细腻的笔触，在书中为读者揭开了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神秘面纱。

西南剧展，全称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于1944年2月至5月在桂林举办，由田汉、欧阳予倩、瞿白音等文化名人作为鼓舞抗战而发起。这场前所未有的戏剧展览，不仅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座丰碑，更是抗战时期的重要文化阵地。

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鼓舞人心，传递抗战信念，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4：西南剧展叙事》一书，从桂林文化背景及当时戏剧生态的描绘入手，追溯了西南剧展的起源与发起人，详细介绍了主办与协办单位的努力与付出。书中详尽描述了剧展的内容与形式，包括剧目安排、表演风格，以及媒体的广泛报道，生动展现了戏剧艺术的多元化发展及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独特力量。

黄伟林在书中不仅深入挖掘了西南剧展的历史价值，还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叙述，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亲身感受戏剧工作者们为抗战胜利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全书语言流畅，结构严谨，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不失可读性和趣味性。

在后记中，黄伟林还分享了自己与西南剧展的不解之缘。从2013年产生举办新西南剧展的想法，到2014年新西南剧展的成功举办，再到对桂林文化城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开发，黄伟林始终致力于传承和发扬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优秀文化传统。他通过西南剧展这一个案，窥一斑见全豹，实现了对抗战桂林文化城的整体认识。

近年来，随着“桂林艺术节”的持续成功举办，戏剧界对西南剧展的关注与日俱增。而《1944：西南剧展叙事》一书的出版，无疑为这一热潮增添了新的助力。它不仅为广大学者、戏剧爱好者和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和研究视角，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和西南剧展的窗口，读者们可以在书中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戏剧在抗战中的独特力量，向那些为抗战胜利付出努力和牺牲的戏剧工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随笔 漫谈

## 得闲回乡种红薯

□诸葛保满

又是一年红薯成熟季，我照例邀上三朋五友利用双休日回老家挖红薯，一起分享大自然的馈赠，体会那份劳有所得、分享收获的喜悦。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三十多年前读书改变命运，在县城谋得一份安稳的工作，成为乡亲们口中的“金凤凰”。几年前，年迈的父母相继去世，家里的责任田能流转的尽量流转给乡亲种果种粮，还有约一亩土地由于交通、水源等条件制约，没人愿种。我不想眼巴巴看见这块地成为失管的撂荒地，便用双休日回乡种红薯这类粗放型作物。

而今，我再扛着锄头来到熟悉的土地上劳作。锄头着地之声响起，我似乎觉得父母依然未曾远去，还在一旁微笑着看我弯腰弓背、看我银锄翻飞、看我大汗淋

漓、看我气喘吁吁，还在手把手教我种地的技巧……在这虚与实、过去与现在相互交织的情境中，我与土地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连接，这种感觉既新鲜又真实，仿佛在与大地母亲进行着一次深情的对话。

种下红薯之后，我与家乡的距离更近、情感更亲了。只要得闲，我都会利用双休日来到田间细心照料着“红薯宝宝”，给它们松土、除草、施肥、捉虫……看着它们从稚嫩的幼苗，慢慢成长为一片绿意盎然，心中的成就感油然而生。秋天来临，红薯的成熟带来了意外的惊喜，那一个个圆润的薯块，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让人忍不住想尝一口。当然，这么多的红薯，我肯定吃不完，村里各家各户都有红薯，于是我邀请城里的好友一起

回乡挖红薯、吃农家饭，共同品尝这份来自土地的馈赠。看见朋友们体验农事、酒足饭饱，还能捎着或多或少的红薯回家的喜悦之情，我更深刻地体会到分享的快乐远比个人的占有更为珍贵。

经历了这一切，我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往往忽略了身边最简单的幸福。种红薯，不仅让我找回了内心的平静，更让我明白，真正的价值不在外界的评价，而在内心的满足。田园生活教会了我耐心、付出与分享，这些都是现代社会中容易丢失的美德。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带着这段经历赋予的勇气与智慧，去面对生活的挑战。我相信，只要心中有田园，处处都是诗意的栖居之所。